

∇
0227.6
043

2

駢志卷之二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甲部下

茅季偉以草蔬與客同飯

樂頤之以菜俎為客設食

後漢書茅容字季偉年四十餘耕于野時與等輩避雨
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
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
為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
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南史吏部郎庾杲之嘗往樂頤之頤之為設食唯枯魚

菜殂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
杲之曰卿過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孝婦汲江水

孝子汲江水

後漢書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
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
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子寄止鄰舍晝
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姑怪
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
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

華陽國志孝子隗通爲母汲江齋水天爲出平石生江

中今石在馬湖江

任彥昇不嘗櫛櫛

陳叔達不食蒲萄

南史任昉父遙本性重櫛櫛以爲常餌臨終嘗求之剖
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以父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

嘗櫛櫛

舊唐書高祖賜羣臣食於御前果有蒲萄侍中陳叔達
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得
高祖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久之乃止因賜物
百段

劉士儁母喪勺飲不入口七日

段秀實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

隋書劉士儁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爲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唐書段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疾有間然後飲食

開山流涕

開筭流涕

南史齊河東王鉉年三四歲高帝嘗晝臥纏髮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鉉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

又張敷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

輒園冢曰順在此

輒到墓曰哀在此

後漢書蔡順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突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爲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目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園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爲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晉書王裒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

馬志 卷二
六世同爨

九世同居

南史漢壽人邵榮與六世同爨劉俊表其門閭

舊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撫慰旌表焉隋開皇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撫慰重表其門貞觀中特勅吏加旌表高宗有事太山路過鄆州臨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

李氏七世同居

郭氏七世同居

北史李凡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集鄉里嘆美標其門閭

又郭世雋字弘又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穆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或巡省河北表其門閭又南唐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

百口同爨

八院相對

魏書楊播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惟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弟椿津當時莫逮焉舊唐書裴寬性友愛弟兄多宦達子姪亦有名稱於東京立第同居八院相對甥姪皆有休憩所擊鼓而食當世榮之

夏方二十三喪

吳達二十三棺

晉書夏方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鳥鼠不害

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旣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御史丞相按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按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爲狂癡光曜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勅奏之有詔勿勅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

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兄弘爲太山都尉

後漢書丁鴻傳鴻父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旣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含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遂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

鄧彪讓國與弟鳳

劉曄讓爵與弟憲

東觀記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邯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封鄆侯彪少修孝行厲志清高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稱南陽五伯彪以嫡長爲世子邯薨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書聽許鳳襲爵彪仕州郡

後漢書劉曄字伯豫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曄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

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
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于從政乎何有
竊見居巢侯鄧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
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
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
陵陽侯丁鴻鄧侯鄧彪並以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
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
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

姜伯淮兄弟常共臥起

張弘策兄弟常同臥起

後漢書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
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
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
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生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
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于
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 謝承
後漢書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爲賊所劫取其衣
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
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
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賊戢衽曰二君所謂賢人
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
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

因以付亭吏而去

南史張弘策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 梁書韋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于諸弟尤雍睦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稱爲三姜 唐書陽城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旣娶則聞外姓雖同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

趙孝弟將爲賊所烹自縛求免

孟孫兄將爲盜所烹請代得免

後漢書時天下亂人相食趙孝弟禮爲饑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饑羸瘦不如孝兄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

又淳于恭字孟孫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 蔣恭兄弟爭罪

張悌兄弟爭死

南史晉陵蔣崇平爲劫見禽云與蔣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移寄恭家時錄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抵罪恭協並歛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是尸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依事上詳州議以爲並不合

罪

又滕曇恭傳建康人張悌坐劫殊連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惟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兄是嫡長後母惟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曰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爲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爲例 又南都江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爲曹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 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啟州荊州刺史王求博議袁彖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轡方

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踈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

淳于恭教兄子用杖自箠

繆豫公教弟婦掩戶自撾

後漢書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幼孤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

又繆彤字豫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

馬志 卷二
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敦睦之行

例得一子解褐

例得一子出身

北史邢晏爲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啟其孤弟子子慎爲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啟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

又房亮爲東荊州刺史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啟其弟子啟爲奉朝請議者稱之

閤子于樹

閤子于樹

晉書鄧攸逃石勒遇賊掠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吾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故繫之于樹而去史臣曰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

陳書王元規字正範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

引其母妹並孤姪入船元規自執櫂棹而去留其男女
三人閣于樹杪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

以子易姪

以身代弟

崔鴻十六國春秋江都王延年年十五喪二親奉叔父
孝聞于良孫及弟從子爲噉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
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爲叔父所養
此叔父之少孤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

宋書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
至棘自詣郡縣引已爲家長令弟不行罪當在已乞以
身代薩薩又辭自引太守張岱視其不實以棘薩各置

一處報云聽其相代聲色並悅甘心赴死焉棘妻許氏
又寄語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大家臨亡以
小郎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
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 又南史元嘉末吳欣
之弟慰之爲武進縣史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王華欽
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
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

夫妻相對如賓

夫妻相敬如賓

左傳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
之歸言諸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魏略常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于人性好學
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
其相敬如賓

懸魚于庭

致瓜于梁

謝承漢書羊續好食生魚爲南陽太守府丞侯

范作焦儉

貢鯉續受而懸之一歲儉復致一枚續乃出所懸枯魚
示之以杜其意 韓詩外傳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
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
故不受也受魚而免于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
于相長自給于魚此明于爲已者也 五代史補王審

知遺推官黃滔魚徐演代爲謝啟曰卸諸斷索纔從
續懸來列在雕盤便到馮驩食處時大稱之

北史蘇瓊爲南清河太守性清慎不發私書郡人趙穎
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
自來奉瓊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于廳事梁上竟
不割人聞受趙穎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
相顧而去

第五倫受俸裁留一月

第五頡不炊或至十日

後漢書第五倫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
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

者

三輔決錄注曰第五頡字子陵爲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爲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王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

遺金悉還威化大行

遺金悉還蠻夷感悟

後漢羌豪帥感張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鏐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已威化大行

北史梁毘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雋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毘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

爲受一錢

爲食一口

後漢書劉寵爲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有五六老叟

人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北史齊彭城景王浹爲定州刺史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浹曰自殿下至此五載人不識吏更不欺人百姓有識以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浹重其意爲食一口

寫書當慎嫌疑

寫書亦是罪過

後漢書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季子謂札也

北史潘子義遺郎基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又郎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乎唯願令人寫書

留犢淮南

留牀兗州

魏志注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牛布被
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昔來
時本無此犢犢是淮所生有也

魏略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蒺藜花以自供
又潛爲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掛柱

王衍口不言錢

崔洪口不言財

晉書王衍疾其妻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
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

物却

又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譙公卿
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
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爲詭說

船輕載土

船輕迓石

宣城記云涇縣吳矩時爲廬江太守有清稱徵還船輕
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所獲甚少矩乃語之逐除人
見土而去

南史江革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
訂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體偏欹不得安臥

或請濟江徙重物以造輕艚革既無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隋文帝賜百官任負布絹

隋文帝賜公卿任取左藏

北史李崇在官和厚明于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歛孝明帝太后常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惟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于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又洛陽伽藍記靈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

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章武王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性蹶倒傷蹠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疋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北史庫狄士文嘗入朝遇隋文帝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

蕭放爲廣州俸外不入其門
盧鈞爲廣州市舶一不干預

舊唐書蕭放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放性公廉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于公厨取之放知而命還促買于市

又盧鈞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
舶之利珍貨輻輳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爲南海者
靡不捆載而歸鈞性仁恕爲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
已一不干預自貞元以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
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減俸
禮饋其家疾病死喪則爲之醫藥殯殮孤兒稚
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令不
忍而人化

馮伉不受遺帛德宗因而授令
僧孺不受送物穆宗因而命相

舊唐書澤潞節度使李抱貞卒馮伉爲弔贈使抱貞男

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
屬醴泉闕縣令宰臣進人名帝意不可謂宰臣曰前使
澤潞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
令縣中百姓多猾爲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
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在縣七年韋渠牟
薦爲給事中

又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
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餼而父子
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爲廝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
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俱有納賂之所唯于牛僧
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

穆宗按簿甚說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一狐裘三十年

一熊皮數十年

檀弓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箇遺車七乘大夫五箇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魏書司空長孫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

先減僕從

卽減車騎

北史袁叔德侯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舊唐書楊綰字公權元載伏誅綰拜相綰久積公輔之望及詔出朝野相賀綰素以德行者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劾南四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卽日潛遣毀折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內音樂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卽日減損車騎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又魏志毛玠典選舉務以儉率人

鮑宣夫妻共挽鹿車

疑之夫妻共乘蒲車

後漢書鮑宣妻者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旣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咲曰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衣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否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南史劉凝之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蒲筴車入市貿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

石慶以策數馬

乾威下殿就視

史記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于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若此

北史淮南太守楊琳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張乾威曰其首立者爲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

楊琳帝謂乾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琳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審謹無他

醇謹無它

漢書石慶爲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

又衛綰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

服虔曰綰日以謹力不問也

霍子孟小心謹慎未嘗有過

苗晉卿小心畏慎未嘗有忤

漢初霍光字子孟初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舊唐書苗晉卿寬厚廉謹爲政舉太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及秉鈞衡小心畏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達練事體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修身守位以智自全議者比漢之胡廣

聞密事說向親舊

聞臧否亂以他語

南史謝晦或以朝廷密事語謝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爲戲笑以絕其言

又謝弘微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 又弘微每獻替及陳事必手焚書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

邑號朝歌墨子廻車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

文選鄒陽上書梁孝王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

歌墨子廻車

按晉灼曰史記樂書作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時也故墨子聞之惡而廻車不逕其

邑

論撰考識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

獨顧由慶隨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

歷之使隨車也 淮南子曰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

志者也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見上

里名勝母曾子歛襟

論撰考識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里名勝母曾子歛襟

按尸

子曰孔子至于暮也而不宿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冠一免安可冠也

門一杜其可開乎

漢書貢禹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復可冠也

晉書汜騰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閔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拒關不開

須詔乃開

後漢郅惲爲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而于門間惲曰大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敗盤于游田以萬人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疋貶東中門候爲參計尉

又北史文宣嘗近出令張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于是獨出見帝帝咲曰卿欲效郅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金綵

南史謝莊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宋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守居以啓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

趙熹橫劍當階

崔光攘袂振杖

後漢光武崩趙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

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
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
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寮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
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
內外肅然

北史宣武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
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
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
抗對者崔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熹橫
劔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
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
服于是遂還

劉行本置笏于地

褚遂良置笏殿階

北史劉行本傳隋文帝踐祚拜諫大夫檢校中書侍郎
上嘗怒一郎于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
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
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于理
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于地而退上歛
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唐書高帝將立武昭儀褚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
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

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

鄭餘慶執詔封還

韋貫之持籍不與

舊唐書有醫工崔懷自淮南小將爲黃州司馬敕至南省鄭餘慶執之封還以爲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是開微倖之路且無闕可供

又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爲兩館生韋貫之持其籍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爲請者非一貫之持之愈堅旣而疏陳忠義不宜汚朝籍詞理懇切竟罷去之

批敕

塗詔

舊唐書李藩爲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黃敕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口批敕邪

又李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河東節度使王鐸用錢數千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鐸可兼宰相宜卽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

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

李大亮不順臺使求名鷹

倪若水不聽宦官採鳩鵲

舊唐書李大亮爲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嘗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若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古人稱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胡餅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賜荀悅漢紀一部

又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令宦官往江南採鳩鵲等諸鳥路由汴州若水知之上表諫曰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于京師水憊舟船陸倦擔負飯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玄宗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採鳥稍多卿具奏其事辭誠忠懇深稱朕意朕已量事決罰禽鳥並令放訖今賜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又隋唐嘉話楊德幹高宗朝爲萬言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鷄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悉拔其鷄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于帝帝曰爾情知此漢寧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臣無所解惟知誦書

臣無所解惟請誦詩

南史齊高帝幸華林宴集使各效技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咲曰此盛德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講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

舊唐書郭山暉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效技藝以爲咲樂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鸞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羅咒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山暉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于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恐爲忤旨遽止之

嵇紹不爲齊王操琴

戴逵不爲武陵鼓琴

晉書嵇紹嘗詣齊王冏諮事過冏譙會召董艾葛旗等共論時政艾言于冏曰嵇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綬緩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

又戴逵字安道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獨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又南史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徵旨曄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絃

因元封歲旱請烹弘羊

因太和夏旱請斬鄭注

漢書元封初歲小旱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舊唐書太和六年夏旱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構宋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李中敏

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奸弊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

漢文帝謂馮唐辱我

唐德宗爲蕭復輕朕

漢書文帝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馮唐曰王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虐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養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

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不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悅髀音陞王臣恐懼之言覆謂覆白之也舊唐書盧杞奏對于上前阿諛順旨蕭復正色曰盧杞

之詞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

申屠嘉責弄臣怠慢

劉行本數倖臣褻慢

漢書申屠嘉爲丞相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嘉私之寵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不爲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北史劉行本爲太子左庶子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于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于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爲請乃釋之

按夫項令謝

頓宣頭使謝

漢書灌夫因行酒罵坐田蚡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乃令騎留夫夫不得出藉福起爲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廼戲騎縛夫置傳舍

後漢書董宣殺湖陽公主蒼頭王還宮訴帝帝使宣叩

頭謝王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格殺湖陽公主奴

棒破壽陽公主車

後漢書董宣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
匿王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
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
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
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
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
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宣卽頭謝
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敕彊頭
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頒諸吏

北史高恭之字道穆爲御史中尉時余宋世隆當朝權
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卽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
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
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
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
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 按
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
遙任車去牛頓輓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以赤棒
棒之

還寺僧展禮

馬元
卷二
三十一
毀權要渠磴

舊唐書李元紘爲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紘遂斷還僧寺竇懷真爲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竟執正不撓

又李元紘爲京兆尹尋有詔令元紘疏決三輔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渠立磴以害水田元紘令吏人一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

蘇則之膝不枕佞人

羊侃之牀不坐閹人

魏志蘇則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梁書羊侃遷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

教調

問佞

漢書陳萬年嘗病召子咸教戒于牀下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

咸調也

調古諂字

晉書馮懷議百官降禮于王尊問之顏含含曰馮祖思

問侂于我我有邪德乎

不過勲品

不與勲言

時韓康伯領中正不過勲品爲之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禮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以康伯爲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

唐語林宋璟爲廣府都督玄宗思之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追璟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中訴于玄宗上嗟嘆良久拜刑部尚書

韋貫之不面李京兆

京兆子斐不詣高中丞

舊唐書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數日而詔行人有以韋貫之名薦於實者答曰是其人居與吾同里亟聞其賢但吾得識其面而薦于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驟以其語告于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數歲中不往然是後竟不遷

又韋澳字子斐伯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爲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豈能曲意

安能改行

南齊中書舍人阮佃夫在會下請假東歸客勸王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而去且佃夫言于宋明帝因而免官

陳書蕭引字升休爲建康令時殿內朋王吳璉及宦官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時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小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吳璉竟作脫書李蔡證之坐免官

元忠惡弘霸媚已

姚崇惡敬奇媚已

舊唐書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色請示便液卽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卽當愈矣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大唐新語成敬奇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嘗感疾敬奇造宅省馬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一一手執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也崇勉從之敬奇旣出崇惡其諛媚謂其子弟曰此淚亦從何而來自茲不復接遇

亦見御史臺記

又笑林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祈福消

災閭朝隱詣少室山時爲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伏于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厚賜然亦鄙其爲人

管寧割席分坐

劉瑾舉席自隔

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南史劉瑾與友人會稽孔暉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

子暉目送曰美而豔瑾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

岍上女子瑾舉席自隔不復同坐

移吾坐遠客

宋書張敷爲正員中書郎時舍人狄當周赧並管要務以張同省名家嘗欲詣之周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狄言我等竝已負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許二客就席張呼左右曰移我坐遠客周等失色而退

南史紀僧真得幸于齊世祖容表有士風嘗請于世祖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苟

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敷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具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印封求官書

不視求官書

南史王惠拜吏部尚書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

又王球居選職接客甚稀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不遣子要榮

不爲兒買第

吳志先是二官並關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陸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官勢敵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

南史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岑文豪謂袁憲父君正具束修君正曰吾豈能用錢爲兒買第邪

郭晞佯瘖噤口不言

郭曖辭以居喪被疾

舊唐書郭晞丁父子儀喪持服京城朱泚構逆遣人就第問訊欲令掌兵晞佯瘖噤口不言泚以兵脅之晞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僅而獲免

又朱泚之亂郭曖不知車駕幸奉天爲賊所逼欲授僞官曖辭以居喪被疾旣而與兄晞弟曙及昇平公主皆奔奉天

佯給遺痢

暹稱腹痛

唐新語陸德明受學于周弘正善言玄理王世充僭號封其子爲漢王署德明爲師就其家將行束修之禮德明恥之因服巴豆散臥東壁下充之子入跪牀下德明佯給之遺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成臯及入唐太宗引爲文學館學士使圖立本寫其形褚亮爲之讚曰經術爲貴玄風可師勵學非遠通儒在茲

續世說王毛仲有寵于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旣而日中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桓溫爲子求婚于坦之徐勉爲子求婚于蒨女

晉書王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與子求婚于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

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

南史江蒨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蒨與王規抗禮不爲之屈勉因蒨門客翟景爲子繇求昏于蒨女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

東家棗樹垂庭中

東隣桑甚落其家

漢書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隣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屬志如此

北史趙軌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隣有桑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

乞不使王彥方知

皆唯恐柳德廣知

後漢王烈字彥方少師事陳寔以異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聞其故烈曰盜懼我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北史柳靖少方雅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 又南史沈道虔傳有人竊其園菜

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致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穢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范冉辭麥

庾易辭麥

袁崧後漢書范冉去官嘗使兒捃拾麥得五斛隣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卽令并送六斛言麥已

雜矣遂誓不敢受

冉或作丹

南史臨川王映飭庾易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樵採麋

鹿之伍終其解之毛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送絹償刈穀

以縑置禾下

晉書羊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

償之

北史鹿愈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愈覺卽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又趙軌召爲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置而去

燒輜重十餘船

焚文券一大厨

南史孔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僞喜謂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又顧覲之家門雍穆爲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覲之禁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

標榜賣宅

券契賣牛

北史皇甫亮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所居宅湊下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爲宅中水淹不洩雨卽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

又孟信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歎異焉又南史明山賓性篤實家中常乏困貨所乘牛旣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